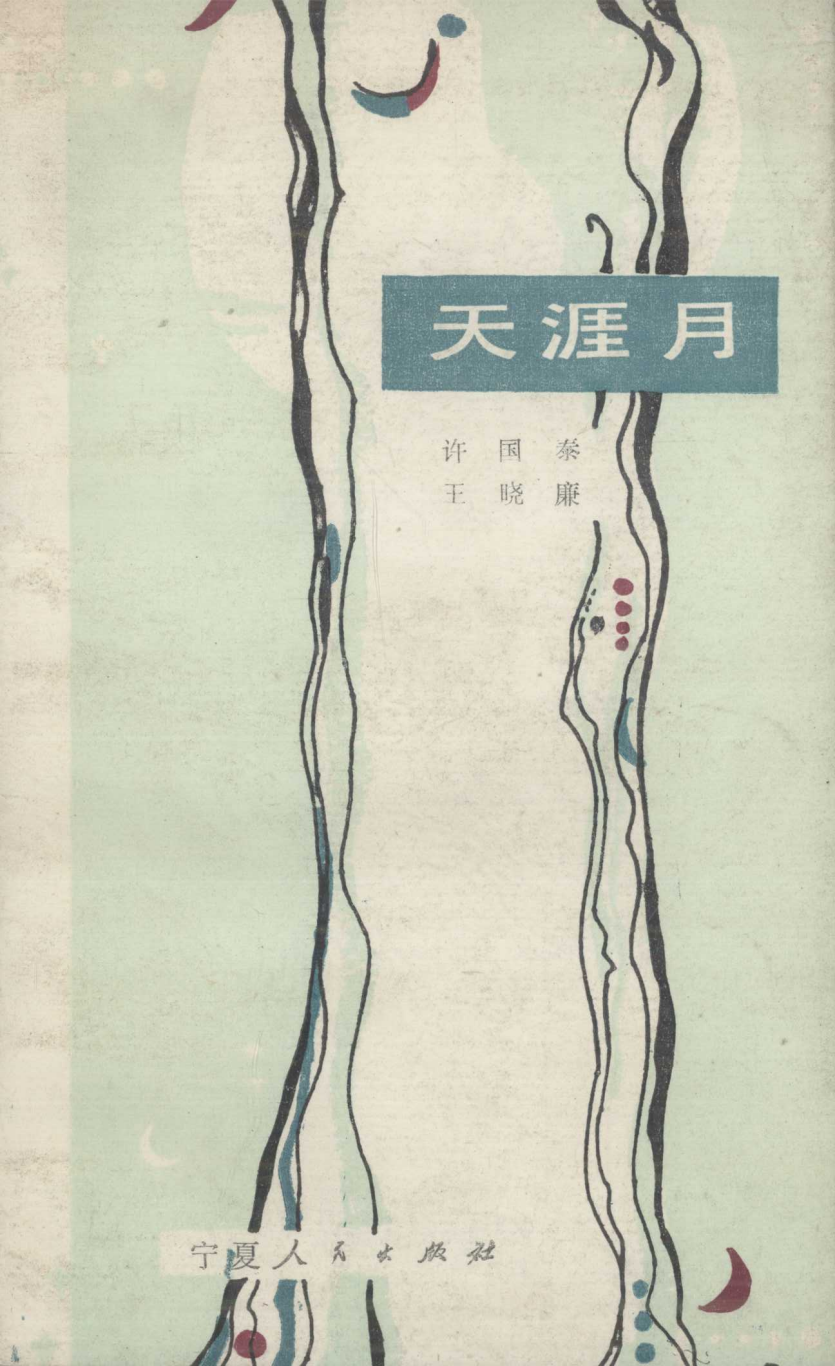




天涯月

许 国 泰
王 晓 廉

宁夏人民出版社



天涯月

许 国 泰
王 晓 廉

宁夏人民出版社

天 涯 月

许国泰 王晓廉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书店 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6¹/₃ 字数：104千 插页：5

198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4,900册

统一书号：10157·192

定 价：0.5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两位部队青年作家的第一本散文集，共选34篇作品、约9万字。

追逐新时代“四化”建设大军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部队的足迹，作者不知疲倦地奔驰在祖国的四面八方；汲取海阔明月的清辉，谱写草原驼铃的音韵，采摘塞外山里的百花，搜集兴凯湖上的渔歌……用最美好的事物和感情编织绚丽的花环，献给美的创造者——我们的战士和人民，是这本散文集总的主题和基调。

由于作者善用叙事抒情的笔法，把描绘锦绣江山与赞颂创业情绪结合起来，歌唱了美的生活和美的创造者，从而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和真实的生活美感，读后，给人智慧，使人振奋。

诗人王政远同志写的序言，对本书作了生动的介绍和切实的品评，对读者阅读和欣赏这部散文集是有助益的。

名山胜景览不尽

(序言)

王敦远

谁不渴望美？谁不追求美？什么是美？美在哪里？读了这本“山川通性、木石含情”的纪实散文集——《天涯月》，就会觉得是一种美的享受。

我们的祖国有无数的名山胜景，古往今来招引着无数的游人，不远千里万里探寻美的所在，追求美的享受。特别是如今四海通畅、陆地天空交通如网，国内外的探美者更是云游四方：桂林山水、西湖风物、古刹庙堂，探美者络绎不绝。但是，这本书却不是旧地导游，也不是山水漫步，它向我们真实生动地展现了我们祖国崭新的、更美的名山胜景，它向我们鲜明形象地描绘了美的创造者在为“四化”献出自己青春的美。

人们都知道李白惊呼“蜀道难”，可是在

我们的战士面前，却是“修条大道通青天”。他们不嫌风雨、不怕烈日，把困难打进背包，背起祖国现代化的航空事业，修起条条通天大道，飞机就从他们脚下飞向四面八方，翱翔在万里云天。他们并没有想到让人知道他们是谁。大兴安岭，意为“金山”，它的林木、花草、珍禽异兽和幽深独特的神秘美，不知吸引过多少前人要开辟这“黄金之路”，可是古代的淘金人留下一句古老的话：“进金山易，出金山难。”后来光绪皇帝决心打开黄金之路，派了三千清兵，结果中途而返，败兴而归。好象老天为支援我们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一直等到我们的淘金部队到这里，筑梯路、架冰桥、开林道，才让金天鹅般的采金船，在这神秘的林海中采出了黄金。蒙古草原是迷人的，沙漠上的驼铃叮冬，也令人神往，可是谁到过黄花的故乡——萨尔呼热镇呢！我们的水文部队就在这黄花云团中为如雪似锦的牛羊群规划着河流的走向。兴凯湖的渔歌，乌苏里江的野荷塘、亮珠河的珍珠，也令人身临其境，美不胜收。作者还引导我们在乌苏里江航行，这儿的冰上人家——热情纯朴的赫哲人迎接客人，摆设鱼宴，赞美他们今日的幸福生活，倾颂今日党的政策。想读点历史吗？这儿江边的小镇

上，就有我们英雄的民族抗击沙俄和日本侵略者留下的遗迹。

人说：“塞北江南”。今日的塞北正是青春焕发、朝气蓬勃。创造美的人日夜奋战，为我们的祖国添光加采，富饶的塞北日新月异地改变着自己古老的面貌，好似江南。作者真的又把我们引向江南！

在江南有一条不出名的沅江，在江心有一个不出名的小岛，不久前住进了六位无名的青年，看来他们是这个无名小岛有史以来的第一户居民。这儿，一切都没有名气，作者便去访问他们。四月的阳光拨开了漫江迷雾，无名小岛先显露出一片粉红，接着变成一堆篝火，放眼望去，好象在万里丝绸上放着一块耀眼的红玛瑙，一缕灰色的炊烟笔直地竖着。这是多么迷人的境界！作者乘木筏剪开满河丝绸，扯着两条白线驶向无名小岛。一股甜丝丝的香气扑面而来，只见红艳艳的火光原是杜鹃花。在红花绿叶统治的世界里，从蝴蝶、蜜蜂、飞鸟、流云中，显现出六位一样黝黑的脸膛，一样闪亮的眼睛，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战士，看得出他们一个个嫩得一掐就出水。他们正在水激湾险的江心咽喉，捆扎、堆放翻飞的木排！年轻的战士说，多亏他们班长为国家节约，建

议木材运输由陆路改为水道，他们才驻进了这个自古无名的“花岛”。作者为我们描画了一幅美妙、多情、水激浪卷的劳动图画！但它不是经过画家构思的图画，也不是词句漂亮的散文，它是真实美。花岛，看来它是一支巨大的火炬，意味深长地日夜照耀着青春的航程。天目山，这是著名的去处，北临太湖，东望钱塘江，迢迢七百里，奇峰荟聚、幽谷相连，绿风竹韵，这儿是飞禽走兽的自由天地。但我们的铀金属普查队员如灵猿攀树，鹞子翻身，仙鹤亮翅一般，在这幽暗深谷，悬崖绝壁之间奔波。他们有时惊走云豹和花斑蛇，有时观看刺猬与青蛇的激烈搏斗，更有趣的是獾子与刺猬的厮杀；但是谁若不慎撞翻了马蜂窝，那可惹起了万千黄蜂与人的一场大战。我们的队员遇到这种围攻，也自有办法——立即钻进小河的水底，此时，山坡上的笑声便填满山谷。生活是艰苦的，理想是美丽的，当他们查清了这里的稀有金属矿带，那心上的笑容却是永远的。岭南的“五月荔枝天”确是诱人的，这儿的“妃子笑”、“三月红”等等，历代都是朝廷的贡品。我们的铀矿部队来到这“果中之王”的家乡，有一个班就住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个荔枝园里，八张床在一个磨房里围绕着磨盘放射

性地排列着，八个年轻战士从没拿过群众一针一线，从没摘过一个荔果。小班长是个高中生，名叫刘荔，一年多竟未吃过一个荔枝。他们就是这样一心一意为祖国探铀！

多少年轻人背负着党的重托，胸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奋战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难道他们没有个人的焦虑、忧愁和欢乐吗？作者在《天涯月》一文中生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夜月跳出海面，高挂在海南岛刻有“天涯”和“海角”四个隶书大字的两块大青石上，铀矿普查连的连长王笑坐在海滩上，他有时张望、有时沉思、有时微笑。他在张望什么呢？莫非他在观赏这四个隶书大字，察看它是不是雍正年间知州程哲所刻！莫非他在默默咏叹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被贬此岛后留下的诗句：“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不，全不是。连长王笑曾毕业于地质学院，走过许多名山大川，看过不少月圆月缺，他有自己的忧虑和不安。当他遇到第一个恋爱对象时，他没有高兴几天，对方就要他退伍、改行、回家；他不能同意，对方便和他吹了。吹就吹吧。以后他又有了第二个恋爱对象，不料人家不愿久等，又告吹了……，谁知道他想过多少心思！崇高的人自有崇高的爱情。如今，他在这“天

涯”、“海角”的沙滩上对月甜蜜地微笑，他在笑什么呢？原来他在等待他真正的对象，因为他的知心人很快就要跨海而来了，他们不几天要在这天涯海角举行婚礼了！美的创造者，必然会赢得心灵美的人的爱。这又是一篇多美的散文！

作者许国泰和王晓康同志的这本散文集，不同于一般的散文集，其中很多篇都有它独到的美。我并不想说它的艺术性如何，我认为最吸引人的是它的真实美。这是一本游记体的散文，写到祖国的四面八方。确是名山胜景览不尽，令人胸怀开阔，而且给人兴趣、给人知识、给人力量，特别使人感到处处都有一股新的生命力在跃动。作者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哪里有“四化”建设者的足迹，哪里就有美的创造。而这些美的创造者，主要又都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年人，看上去真是嫩得能掐出水来。可是，我们时常又听到一种对青年人摇头的叹息声！尽管落后的青年不乏其人，我们不能闭眼不见，更不可忽视，但我们也深知就是在过去那种腐朽的旧社会里，还出现了无数的革命者，如今在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绝大多数青年更是向上的、追求进步的，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林，使自

已叹息不已。现在的状况，大有杞人忧天的叹息声还未落音，而众多的青年人却怀着祖国现代化的理想早已远远前进了。这本记实性的散文集，也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作者许国泰和王晓廉同志，他们一向热爱生活，又很敏感，对写作非常勤奋。“石磴千级试腰脚”，祝愿他们在祖国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上，写出更多更美的作品来。

一九八三年七月三十日于北京前海

目 录

天涯月.....	1
西双版纳的芭蕉.....	9
琵琶情.....	15
今日边防线.....	20
版纳晨曦.....	27
地下暗河探险记.....	31
美哉! 石林.....	40
荔园飘香时.....	46
天目山拾趣.....	52
花岛.....	59
重阳过桔乡.....	65
地下之光.....	70
草原一夜.....	75
驼铃叮冬.....	80
小蝌蚪, 你在对我说什么.....	85

恒星，在地下闪烁·····	90
幽燕新湖记·····	96
栗树吐翠·····	103
谁使鬼神斧 刻下万古经·····	109
樱花春讯·····	117
大道通青天·····	125
 黄金之路·····	 131
采金船上的黎明·····	140
完达山中百花蜜·····	146
珍珠吟·····	155
兴凯湖渔歌·····	160
冰上人家·····	168
大兴安岭猎珍·····	174
流金的河·····	184
菱妹·····	189
彩石子·····	195
林海之声·····	198
金石情·····	205
兴安岭，我呼唤你·····	211

天 涯 月

潮涨潮落。

月圆月缺。

月下的南海泛着银光。

壁立的海潮远远地从月下奔来，簇拥着扑向布满磊磊奇石的礁岸。哗啦一声溅起一朵朵琥珀色的雪浪花，然后轰然跌落在海水里，汇入第二轮海浪，重新扑过来。

浪花溅起蒙蒙的雨雾。一钩新月躲在雾雨后面，朦朦胧胧，看不真切。

铀矿普查连的连长王笑，双手向后斜撑着坐在沙滩上，先是欣赏着海浪磨圆礁石的不懈的努力；尔后，仰望着迷蒙的半片海月，嗅着有些腥味的海风，嘴角挂着甜甜的笑。

月，不管是挂在首都二十层高的楼角上，还是挂在这海南岛刻有“天涯”二字的大青石上，都那么美。“玉轮、雪魂、素魄、婵娟、玉兔、凝霜……”三十多个漂亮名儿，还是不

能逼真地再现这天涯月的美。天涯月就是天涯月，洒一片清辉，鲜亮、淡雅、诱人。

王笑连长真是爱笑。地质学院毕业后，十几个春秋走了多少名山大川，见过多少月圆月缺，都“而立”之年了，还凝视着海月眯眯地笑。

“王连长，你该是盼天涯月圆吧？”我问。

“哦！”他不好意思了，“我是想，广寒宫这么清冷，嫦娥干嘛到那儿去？”

嫦娥？呵，对了，十天后的连长的未婚妻——北京的一位女诗人，将要到我们这驻扎在天涯海角的建设工程兵普查连，和我们这朴实英俊的王笑结婚！

我们都见过这位年轻的女诗人，熟读过她那委婉感人的诗章。

这不，连长手里的那封绿线条的电报，正象阵阵南海绿潮，冲击着他那不平静的心。

这是诗般的故事，这是故事般的诗。

记得，正是一弯新月初照的夜，我们跨过琼州海峡来到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县。普查之余，我们常坐在帐篷外“举头望明月”。

大家思念着故乡的明月：大巴山的月象抱在姑娘怀中的月琴，叮咚的山泉就是美妙的琴

音，江南水乡的月升起在翡翠般的湖面，天上一轮，水中一轮，相映成趣；黑龙江的月是贞静的，岭南的月是俏丽的……而这天涯月，在南海里浴罢，起身飞上天庭，这般清凌而妩媚。

举目望，冷月下是星罗棋布、熊蹲虎踞般的礁石，两块面海的大青石上雕刻着“天涯”、“海角”四个隶书大字。据说这是雍正年间知州程哲所刻。

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学士苏东坡也曾被贬此岛，站在通潮阁上，俯视水天相连的茫茫大海，触景生情，咏叹道：“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

那时，谁都以为，这里是天之尽头。

除了我们志在天涯找宝藏的“大头兵”，谁愿到这天涯的尽头度青春？咸咸的海风吹裂了皮肤，热带的烈日把脸晒成古铜色，睡在褪了色的帆布帐篷里，喝的淡水要从几十里外的地方运回来。低矮的剑麻丛躲在石缝里生长，毒蛇乱窜……这里，没有竹影婆娑，只有高高的椰子树，有哪个姑娘温柔的心愿意展翅向这儿飞？

潮涨潮落。

海潮冲击着礁石，音韵苦恼而单调。

那时，连长还没有对象。曾有人给他引线

搭桥，同家乡的一位姑娘建立恋爱关系。可当这姑娘知道他进驻到炎热的海南岛，长期在野外普查，便给他下了道通牒：一是退伍回家改行，二是吹灯各奔前程。连长是个硬汉，他热爱普查工作，这段姻缘就此告吹。

他仍象以前那样，带头跋山涉水，整理资料，找战士们谈心。只是，他添了个新习惯，常常仰望大海中升起的新月，默默地沉思。

月照海潮，海潮托月。迷蒙的希望，离得这般近，相隔那样远。

去年，连长又一次探家回乡，一进门父母就埋怨他：“你想在野外和石头过一辈子？”

他淡淡一笑：“如果需要，就和石头过一辈子！”

在连长探亲归队不久，母亲东跑西颠，好不容易给他找了个对象。女方提出让他早点回家定亲结婚，恰巧当时连长普查工作正紧，他只好把信朝兜里一装。后来，姑娘又来了两封信，连长左右为难，考虑再三，去了封信说明情况，结果，年末家中来信说，那姑娘年龄大了，不愿再等，已和别人成了家。

战友们为他惋惜，他却坦然一笑：“她吹她的灯，我赏我的月。”

天涯月，难道你的广寒宫总这般清冷，真